



快乐泡泡趴
◎ 李斌

教师节独白

◎ 刘雪中

鬓边的霜雪一天天变成
头顶的星星。如果
那是睿智最后的光焰多好
如果,一些饥渴的眼睛
在燃烧里获得足够的温饱多好

三十多年,三尺之间腾挪
又一个夏天过去,桶里的水
被日光剥蚀,还有多少
可以荡起与青春相关的涟漪

带着最初的忐忑,攥上
一生一世的执着,那些血液
还会在校园年轻生命里沸腾
么

那些年,那些郑庄初中的老师们

◎ 杨红兵

20世纪80年代,那时的郑庄初中,风一起尘土飞扬、雨一落遍地泥泞,校园简朴。在这里,有着和校园一样朴素的老师,也有着和乡村一样淳朴的学生。在这里,美好驻步,时光流连,学习的时光如阳光一样明媚灿烂。

初一语文由开山老师任教,对其所授之课在抑扬顿挫之外,已然印象不深。唯记有两件小事:一是其作文批阅每次详批为三分之一、略批三分之一、给分三分之一,故每次作文本一旦下发,我便匆忙翻到后页,看评语字数多与少,看是否属于详批行列,然后心情亦随批阅字数走势而上下波动。所幸十有八九,我的作文有详细批阅,对写作的爱好也在这样的若干片段中慢慢走向丰茂。其二,每逢学校开会,开山老师喜欢坐于我们身侧,那年轻而充满温暖的大手便会不时落在某个同学的小脑袋上,当事者其时深感荣幸。

初一代数、初二几何则由余老师教授。这个老余,他的能量及威慑力却和他的身高几成反比,1.6米的身高却有着1.8米的魁梧脚步声与嗓门,其脚步声即使离教室门甚远,我们也能瞬间感知,于是教室内立马鸦雀无声,大家均不敢稍动。其时,我深深迷恋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一行,废寝忘食言必武侠,老余深为忧虑。他数次亲赴“敌后”却均一无所获。某次课堂上,他喊我上黑板做题,当时忘记做些相应的预防工作。结果人在黑板做题目,“凌波微步”在抽屉无可逃匿地束手就擒。给逮了现场,接下来便是一番语重心长,我则低垂着脑袋接受训话。经此一劫后,不得不再说一下我“与时俱进”的斗争技巧——其后,我如若离开教室,必有将书随身携带的反侦察之举。不料一次课间操时,广播里喊“弯

腰运动”,一个90度弯腰,一本“古龙”从衬衫领口悄然滑出,偷眼四望,初三班主任德泉老师正微笑向我快步而来。这个用大a大b将数学化繁琐为简单的老师,眼神犀利,似乎早已知道我“怀中有书”,只是引而不发罢了。初一英语、初二语文均由家平老师任教,至今想来,我们老师是何等一专多能,用今天的时髦语,均可谓“双师型”或“复合型”教师。

教初三语文的姜海校长,讲课一直是抑扬顿挫、绘声绘色。尤记得有次讲授《白毛女》选段,老姜兴之所至,张口就来:“人家的姑娘有花戴,老汉我没钱不能买,扯上二尺红头绳,给我喜儿扎起来。”“人家的姑娘有花戴,我爹没钱不能买,扯上二尺红头绳,欢欢喜喜扎起来。”一人扮唱两个角色,全班为之震撼,倾倒“众生”。初三物理、化学一肩挑的陈老师,除却物理、化学的精准教学外,一曲《乌苏里船歌》却总时时在耳边荡漾,和老姜的小调相映成趣。初二物理时,丁老师初出学堂,大概是当时唯一用北京普通话教学的老师吧,曾询问过我的理想。当时我信心满满地说将来想做一个作家。说来惭愧,除了发表过几个豆腐块之外,离作家的距离远远超出孙大圣一个筋斗的行程。不过日常生活中,却也颇有一些接触文字的机会。值得庆幸的是,一直以来,不管喜怒哀乐、不管颠沛流离,我对文字的追求与对阅读的爱好一直没有放下。记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惭愧,那是乡里要来听丁老师的物理课,丁老师好像也有些紧张,课前先把我们几个学生喊过去做了些辅导,没想到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学生比老师更紧张,4个学生上黑板做物体受力分析图,竟四错其三,我亦在错误之列,内心甚

也许,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许多事情,一些曾经貌似很大很重大的事会悄无声息地湮没在时光中;而一些细小的事情却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沉淀、深刻。

在这样一所乡村初中,学校不见经传之行,老师不位名优之列,学生不具超智之人;然而,当年我们却考出了全乡乃至全县领先的成绩,一个班级,两人小中专、五人县中、八人榜中……这样的成绩,惊艳了全县。这样一个学校、这样一群老师、这样一批学生,“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,那便是真的风景,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!”

1991年7月,我们初中毕业,郑庄初中教书育人的使命亦同步定格。后校舍历经纺织厂、养殖场等诸般变迁,终在数年前全部推倒,原址上新建村部大楼。驻留我们心中的,是那段永远不能忘怀的时光!



逃离

——续写柔石《为奴隶的母亲》

◎ 周子皓

“时候也该吃饭了。”春宝娘张罗完饭,慢慢地走出去,对着坐在门口的皮匠远远地说着。屋内没什么光亮,春宝坐在乌蒙蒙的床里,用拨弄手指的缝隙窥探着靠在门旁的陌生女人。

皮匠闷着脸,上桌只开始扒拉起来,没什么多余的话,只把春宝从床上引下来,站在靠近皮匠的桌旁。

“吃吧。”皮匠拉了拉春宝的手臂,春宝才坐着,大口吃了起来。

“现在是很难的时候……”皮匠幽幽说着。

“你如今的工作,收成还过得去吗?”春宝娘看着皮匠,小心问。

“过不过得去,这世道也不会在乎有人饿死。”皮匠仍低头。

“家中的……”春宝娘刚想说着什么,却被皮匠打断了。

“你为那秀才生了个儿子,他除了那手镯,就没给你什么?”

“还是因为我把镯子给了你,他把我赶出去。”春宝娘回答着。

“如果不是这镯子,你是要成太太了不是?我和你儿子饿死了,也无所谓,你还活好些不是?”皮匠冷笑道,抬头凶狠地瞥了春宝娘一眼,“你如今也不算是什么干净东西。”

春宝娘不由得一怔,只木木地看着皮匠丢掉碗筷,又踱到门口去了。春宝看父亲走远,只加速着吃完就跑开了。

夜晚,游离的云在朗空中放肆飘浮着,把残缺的月潦草地随机啃食。这个年代没太多余声音,安静的村庄像不慎滚入溪河的马车,被寒风任性地推拉冲刷。

春宝娘只是翻来覆去睡不着,睁着眼睛,想从安静里听出一点声音,是三年前春宝的声音吗?是秋宝的啼哭吗?还是丈夫浇的滚烫沸水的声音?还是秀才家的爆竹声?是春宝跑开的脚步加快声?什么都听得到,又什么都听不到。

“白天里,自己只是说家里该要添置些物什了,皮匠就是做了小姐梦,要惯着了。不久又突然大发雷霆,说我定是下贱要去赖新老爷了。后来自己又说他便要随了我这脾性,让我真去赖新老爷,春宝和他更好过些,我只说不出话来,他也只自己闷气,最后竟说到如今这浑身老浊气,赖不上好老爷了……”

望着身旁熟睡的丈夫和春宝,春宝娘忍不住落泪,若是被皮匠见了,少不了一顿定罪与无尽谩骂。

“你说,这人来世上,怎这般难……”春宝娘心里想着。

“要不就去了……”春宝娘忍不住低声说出来,却好像惊动了皮匠,呼噜声忽然停止了,带给春宝娘的又是莫名恐惧,不敢喘息地待了不久,才听到呼噜声继续,便松了口气。

春宝娘悄悄地从床上站起来,赤着脚往屋外慢慢走着。走到水井旁,春宝娘还是犹豫了。“这样去的话,倒不是……”春宝娘蹲在井边,听着脑海里若有若无的声音交织,又不自觉地站起来了。

她终于还是走过了井,走过了狭窄而深长的院堂,跨过了门槛,走出了门外,不知去哪里,只一直、一直走着。

这个年代没有太多声音,局促而宽阔的大地上仿佛只听见春宝娘的脚步声,轻轻送入不知谁的梦里。